

青色的烟尘

字 心

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青色的烟尘

宇 心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 曾志明

封面设计 杨守年

插图 谢可新

青色的烟尘

字 心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11.5 插页8 字数193千

1983年1月第一版 1983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6,850册

书号：10118·609

定价：0.97元

内 容 说 明

本集编选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二十二篇。其中反映农村新人、新事、新政策的八篇，包括《远山，她在呼唤……》、《月儿终于圆了》、《赴宴》、《青色的烟尘》等；反映军队及老干部生活的六篇，包括《过年》、《搜子》、《上路之前》、《岁月悠悠》等；反映青年爱情及其它方面生活的八篇，包括《眼睛》、《将军令》、《今天制北平》等。

小说生活气息浓郁，人物生动，文字流畅，寄理于情，发人深思。

目 录

远山，她在呼唤.....	1
月儿终于圆.....	22
晒不死的辣椒.....	38
赴 宴	53
结 帐	65
如梦方醒	80
护林人	97
青色的烟尘	122
过 年	132
嫂 子	152
除夕酒	172
上路之前	187
岁月悠悠	203

封锁地段	215
年满二十八	233
眼 睛	245
在婚姻介绍所外边	263
浴海春秋	277
彼君子兮	289
将军令	310
今天刮北风	332
漂	348
后记	365

远山，她在呼唤……

——这是一个朋友的叙述，
然而好象是我亲身的经历。

洛莫大山的雾呵，好浓的雾……

象乌云低垂，象暗夜深沉，象混沌未开，这雾，
这洛莫大山的雾啊，简直成了行路人的死敌。

我第一次迷路，迷路在洛莫大山的雾罩之中，
业已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。

一行十人，恰好走进一座苦桃树林子，忽然浓
烟四起，原来雾气升起来了。时分正当中午，这儿的
雾子跟这儿的世道一样，乱得一塌糊涂，令人不
可捉摸。

“咋搞的嘛！什么鬼地方？”领队的金古五沙叫
起来了。“起雾都没得一个时间性，这，这叫我们怎

么走路!”

民主改革工作队队长金古五沙(我们汉族同志都叫他老金),办事非常谨慎。接受了去海勒坝开展工作的任务后,他尽自己的努力调查了沿途的情况。很多人都说,洛莫大山的雾子,象个浪荡妇人的心,时起时落,毫无定准。“好吧,咱中午打那儿过。”他考虑了一阵说,“这时光,太阳正当顶,明光灿烂的,浪荡妇人总不敢乱来。”谁知道还是叫大雾困住了。

后来才弄清楚,这座苦桃树林子并非其大无垠,只不过五里方圆。但我们走进去后,只见云蒸雾涌,灰茫茫一片,两步开外就看不清人影,钻出林子的路径再也找不到了。

“呜,呜呜……”我们正在发愁,忽然听到了呜呜的啜泣声。当年的大凉山区,玩半导体收音机,谁都没有这个福分。大报小报,都赖马帮运转,十天半月也见不到一张。出发前我随身带了一部《西游记》,每到驿站,假在火塘边上烤湿衣裳的时候,我就翻开来,读着那些山妖水怪的故事。眼前一碰上这个情景,大家不禁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:

“哎呀,是不是碰见白骨精了!”

在工作队里,就数我是个文化人,当时也才二十郎当岁,皮肉不免显得白嫩些。好几个人就故意簇拥着我,说要把我好生保护起来,不然“白骨

精会把唐僧衔跑的。”

“嘿，走吧，你跟我一路找‘白骨精’去！”

老金是对着我说的。看来，他是要锻炼一下我的胆量了。剩下的几个人，暂时钻进旁边的一个岩洞。我背了一挎包面粉，便随着老金往发出哭声的方向走去。

呜呜的饮泣声，好象一股细柔的风，一忽儿近一忽儿远，一忽儿西一忽儿东，挎包里的面粉都沿路洒完了，弯来拐去，也不知道走了多远，还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

“好家伙，真碰上‘白骨精’啦！”

从哭声的音响判断，老金和我都猜测无疑——躲藏在林子里伤心哭泣的，准定是个年轻的女人。但她为什么要跑到林子里来哭？为什么既要哭给我们听见，却又避开跟我们见面呢？

我进凉山刚两月，风俗民情，啥都不熟悉。老金是个土生土长的凉山人，只见他厚厚的两片嘴唇抿了抿，忽地打着吆喏，然后漫声唱了起来——

阿妹吔，你的哭声，
你的哭声为何这样忧伤？
难道是，
难道是老板逼死了你爹娘？

阿妹吔，你的哭声，
你的哭声为何这样悲怆？
难道是，
难道是老板把你嫁去远方？

阿妹吔，你的哭声，
你的哭声为何这样惊惶而又凄凉？
难道是，
难道是浓雾遮断了所有的小路羊肠？

.....

唱完第一个段子，啜泣之声停住了。

第二个段子刚落音，听见林子里有了窸窸窣窣的响动。

而第三个段子还只唱到拦中半腰，我的两只手腕猛然被人抓住了。灰普普的雾子中，对方的面容显现得不甚清晰，然而站在我跟前的，依稀辨认得出来，明明是一个极其年轻的彝家姑娘——长长的发辫盘在头上，耳朵上挂着两串珠子，高挑身材，穿着粗羊毛编织的衣裙。我准是脸红了，因为舌头发涩，窘得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我试着退了一步，又试着把手从她的紧握中抽出来。她却毫不迟疑地进了一步，并且把我的手腕子捏得更紧了。

“我是雪里的苦桃，雾中的黄羊，啥都遮不住我

的眼睛。”她一点不怯生地说，“我等了你们三天三夜了，走嘛，跟着我进村嘛。”

她非常熟悉这座林子。

我们会齐了留在岩洞里的人，不一阵就从浓雾中钻了出来。

她确实年轻，确实是个美人——二十五年后的今天，我不妨声明一句：迄今为止，这是我见到的最为漂亮的一个姑娘。自然，她的悲苦跟她的美丽，与很多无独有偶的不幸事件一样，恰恰成了正比。阿爹阿妈在她牙牙学语时，因为想跳出奴隶主的火炕，一个被沉了海子，一个被摔了岩子。她被交给一个五十来岁的老锅庄^①，一杓酸汤一杓炒面，终于长大成人了。在奴隶社会，男女奴隶其实都是牛马般的牲畜，到时间就得配种的。她十七岁了，长得象一粒鲜亮的露珠儿。老板是个干屁股黑彝，政治上非常霸道，经济上却不富裕，连她和养她的那位老锅庄（她叫他爷爷），加上两个八九岁的小奴隶，才只有四个娃子。将她配给谁呢？老板思虑了一阵，毅然决定老锅庄同她成婚。老锅庄快七十岁了，一听见这个信息，递给她一双蓑草编织的草鞋，“快跑”两个字尚未说出口，事先吞服的哈毒^②早已发作，一下栽倒在羊圈里。——这段苦情，是我们已

① 老锅庄，即年老的奴隶。

② 哈毒，一种含有剧毒的草根。

经稔熟后才知道的。她成了民主改革中的积极分子，又由于常跟工作队接近，汉话学得非常之快，短短两个月就成了我的翻译。

她喜欢吹口弦，也喜欢唱歌。日子一久，我感到奇怪了。

彝家的歌儿万万千，为什么她老喜欢唱《阿妹调》呢？这固然是奴隶的“家谱歌”，隔山隔水，只要听见这歌声，就晓得对方是结在一根藤子上的苦瓜。然而，难道她没有别的好唱么？直到民主改革结束，老单位调我回去时，这个疑团才得到了解答。

“舍丕木子，你快走啦，舍得么？”

问我话的是老金。但“舍丕木子”这名字，却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叫我。和群众慢慢厮混熟了，不晓得怎么搞的就叫开了这个名字。问问意思，有的说是舍丕家的星星，有的说是远方飞来的星星。有人喊，我就应；从没想到要把最先喊我的人寻出来。但老金平时是不这么称呼我的，我于是追根究底地问开了。

“谁给你取的这个名字？”老金说，“这还用问么？我告诉你吧，木芝。”

一个姑娘家，怎么给我取起名字来了。取的又是“远方飞来的星星”，一个漂亮的姑娘，给别人取的名字，也是蛮漂亮的哩。

“为什么给你取这个名字？”老金问我，“猜不透

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远方的星星飞来了，落在彝家不走了。”老金说，“木芝有意思叫你留下来，留下来作彝家的女婿哩。”

老金这一说，勾出了我不少回忆。

有一回天下着雨，夜已经很深了，全村的土地亩数还未计算出来。老金怜惜地看了我一眼，因为我已经熬过一个通宵了，过去的这个白天，也没有阖阖眼睛。他于是要我歇息，休息一阵子再算。奴隶群众盼土地盼了几千年了，我阖一会儿眼睛，多少双眼睛就会睁得更大呀！我把这意思一说，又埋头在算盘的嘀答声中了。老金按住我的手说，“歇一歇好，累了是会出错的。”我抬起头来，正碰上一对发亮的眼睛，“喝碗水嘛，水是最清亮的。喝了水，心灵呀眼睛呀，全亮了，一点错也不会出啦。”睁着亮得象泉水般的眼睛说话的，正是跟我们一起讨论土地的分配而又附带烧火塘的木芝。我和老金都笑了。木芝在我们的笑声中跑出去了。她留下的一塘火，又红又亮，活蹦乱跳，松节油烧得呼呼直响，真有点象她高兴时的笑声。不一会儿，她端着满登登的一磁缸子水回来了。我接过来正要喝时，她却一手抢过去了。

“不行。不卫生。不准喝生水。”

她刨开火炭，学我过去煨开水的样子，将搪磁缸子轻轻地搁在火炭上，又刨了一些发红的灰夹炭，轻轻地将缸子底座捂住。这样的语言，这样的行动，难道说就是一个姑娘对我的情意？是么，什么情意呢？我的心慌乱起来了。

但我依然不胜怀疑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？生活习惯不同，个人经历不同，再说，两个民族谈情说爱的语言，我们双方都只不过装了半罐子呀！也许是我有什么不是的地方，也许我在只言半语之间，我在转眼闪眉之间，露出了藏在心里的秘密……真烦死人呀，我的心里藏过这种秘密么？仔细思量，却又似乎说不清了。记得中外很多文学作品中，描写过类似我这样的处境，展开过很多悲剧性的爱情结局。她不是吉普赛人，我也不是来自另一个国度的淘金者，怎么会陷入一种冲动似的情网之中呢？这么一想，我的心里踏实了，慌乱的感情慢慢平伏了。

然而，事情往往出于意料——她忽然走来了。还是在我临行的前夕，太阳尚未落山，苦桃林子依然笼罩在浓雾中。“木子，月亮出来的时候，我在苦桃林边上等你。”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站住了，而在她身后十来步远处却又嘻嘻哈哈地走来一串姑娘。我的心又慌乱起来了：看来，老金招呼我的，真有其事呀！“木子，来不来？我等你，月亮出来的时

候。”她的眼神很急切，说话的声调却异乎寻常的沉静。那串姑娘只离我们几步了，我生怕她不加掩饰的声音叫她们听了去。“哎，你说嘛。来不来？月亮出来的时候，来不来？”不作答复，她是不会住口的。我终于点了点头，心里则更加慌乱起来，而一张脸准定是红透了的。因为赶上来的那串姑娘，打我身边走过时，一个个都飞来一个眼神，嘻嘻哈哈的笑声也随着变得有几分放肆了。

夜里，又高又蓝的天际，悬着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。夜色美妙而又迷人。月圆了，我走了。我真不想离开这儿哩。难道说，木芝的一串情意，真把我拴住了？难道说，这场邂逅中，我真有什么失于检点的地方？已经到了约会的时分，我去不去呢？这得马上作出决定。老金是这里的最高领导，他本身又是彝族同志，我找着他，告诉了我的处境。

“你喜欢她吗？”老金问。

我想了想，终于摆摆手。

“但是，你为什么答应她呢？”

是呀，我为什么答应她呢？我为什么同意去苦桃林子边上见她呢？莫非是鬼使神差，头昏脑懵，我的感情失去了羁绊！

“既然答应了，你就得去。”老金说，“至于你是否同意她的要求，那是另一码子事。”

我去了。

“百年红松千年桃”——苦桃木质坚硬而细腻，是这一带林中之王，但培育极其困难。洛莫大山西侧，当风迎雪，霜重雾浓，很可能是这样的自然条件养育了这片林子。平时雾子又厚又重，我一直没见到这座林子的真面目。今儿夜里，雾的幕布拉开了，月色清明，只见那一株株黑褐色的苦桃树，长得挺直葱笼，气概确乎不凡。而就在一株抱大的苦桃树脚下，我远远地瞧见一条红底黑花的百褶长裙，象孔雀的羽翼一样，炫人眼目地铺了开来。冰凉冰凉的夜风，轻轻地扑在我的脸颊上，传来了期待的口弦声——

阿妹吔，你的歌声，
你的歌声为何这样忧伤？
难道是，
难道是他执意离开这个地方？

阿妹吔，你的歌声，
你的歌声为何这样凄怆？
难道是，
难道是他耽搁了话别的时光？

.....

我听着听着站住脚了。

脑子昏糊糊的，为何转身，为何回步，为何躺下，我简直跟喝醉了酒一样！次日，临上路时，阿芝来了。眼皮浮肿，显然哭过，显然一夜未睡好。她要给我背背包，我不同意，老金也说不必。

“他是我接来的，”阿芝坚持说，“我有这个权利！”

一路上，她走得飞快，爬到苦桃林子边上时，另外几个同路的人，还远远地掉在后头。走到那棵抱大的树下，她站住了。

“昨晚黑，在这里，我坐到月亮落山，”她猛地甩下背包，转过身来，“你欺负人！你骗了一个姑娘！按照我们的风俗，那是要死给你的，叫鬼魂来缠住你，缠你一年两年，三年五年，直到你还清欠债……”

我要解释什么，她愤怒地制止了我。看看后边的人跟上来了，才猛然拉下穿在耳垂上的珊瑚珠串，捏在右手掌里，伸臂狠狠一甩，甩落在林子边上的山涧里去了。

这是饶恕我的表示。耳串代替了她的生命，算是对我进行了报复，而耳串却不会变做鬼魂来缠住我。她耳垂上流下血来——我盯着那象两扇蝴蝶翅膀的耳朵，吊耳串的眼子都被拉破了，心里怅惘地痛楚起来：是呀，我欺负了她，我欺骗了她，我伤了一个姑娘的心，我的灵魂欠下了一笔债呀！